

逢星期日出版

稿例

本版園地公開，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文學翻譯、作家評論、文壇動態述評，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稿件一經刊出，即酌致薄酬。



目送

□葉稚珊

母親去世了。和二十幾年前父親去世給我的感覺完全不同。我那樣冷靜地料理着她的後事，完全沒有慌亂。

同樣的長夜難眠，那時是痛不欲生的思念，第一次飽嘗了人想人的錐心之痛。我完全不能自控，不能維持正常的工作生活一年有餘。父親留給我的背影是溫暖綿延的，自幼至長的絲絲縷縷自他走後我一點一滴地回味了二十幾年仍有著一種痛中的甜。無論何時，夢中還是朗晴的日常生活工作中，他笑盈盈的來了又走……那時我太年輕，不止是年齡，主要是閱歷中沒有「死別」的體驗，總覺得那是天上掉下來的一塊永遠不會砸着自己的石頭。突如其來的當頭一擊不堪忍受，目瞪口呆，方寸大亂。降臨的不過是千年萬古沒有人能逃得脫躲得過一種常識一個規律，只是因為發生在自己的親人身上而全線崩潰。

母親的離開我們是有準備的，我們目睹了她一天天所忍受的非人能承受的痛苦，目睹了她離開這個世界的急促而又緩慢難捱的一步步，一步一回頭。那是怎樣折磨人的痛苦和矛盾。她說：「我和你們還沒有過夠」。她說：「你也那麼殘忍嗎，為什麼不讓我走？」誰能夠承受呢？明知回天無力，挽留不了她一步步遠去的生命，但還想多留她一天一時；可生不如死的痛苦襲來，我們實在看不下去，流着眼淚擁抱着她，大聲說：「不忍受了，不忍受了，媽——不忍受了！」

母親離開了，先生尚在病中，我必須節制自己。像篤信上帝和教義的信徒去教堂祈禱或手撫聖經能使自己安靜，我拿起了龍應台的《目送》，相信在這樣的時候只有這本書能使我得到排解安撫鎮定。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謂父女母子一場，只不過意味著，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

人生本來就是旅程，夫妻、父子、父女一場，情再深，意再重，也是電光石火，青草葉上一點露水，只是，在我們心中，有萬分不捨……我們只好相信：蠟燭燒完了，燭光，在我們心中，陪著我們，繼續旅程。

是的，目送！幾十年是母親目送我們，年幼時，年輕時，我們幾乎沒有理會到，少年時我們蹦跳着、中年後我們匆忙着——離開，顧不上回頭看看目送我們的人。一大把年紀了，每次離開母親的家回頭張望揮揮手成了重要的儀式，她永遠會在二樓她臥室的窗前俯看目送著我們，直到行動已經很困難了，還要這樣。為了不耽誤目送和揮手，每次我們一起身穿外衣，她就一定要掙扎着站起來，急急的向臥室挪去，大家趕緊要上前扶她站穩。這一兩年我們習慣了先把她攙扶到臥室的窗前站穩，再離開家。在樓下不用回頭，能感覺到有一種重重的東西壓在我們的背上，是目光。

還是目送，最後是我們目送母親離開了人生的旅程，最是那句告別最後的一個轉角，殯儀館的工作人員推着她的靈柩，阻止了家人的跟隨，我們望着，目送着，最後一次，其實能看到的只是工作人員的背影，那躺在平車上的人，再也看不到了。

目送一個離去的生命，目送自己生命的一段旅程。

對於死亡，開始我真的不好意思說出自己的困惑和掙扎，羞於說出對生死這個最簡單的人生至理的懵懂。看到犀利達觀睿智如龍應台在父親逝去時驚呼：「老天，你為什麼沒教過我這生死的一課？你什麼都教了我，卻竟然略過這最基本、最重大的第一課？」我有些釋然。父母的離去使我能靜心正視死亡，真正理解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是我們生命鏈中的一環。至親的生命離去，才能給我們補上最基本最重大的生死的一課。

百歲老人周有光對我說起的一段話，近幾天又想起了：2002年8月14日，有光老人93歲的伴侶張允和先生仙逝，周老有很長一段時間不能工作，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他又完全恢復了以往的工作生活狀態，他對我說：「我忽然想起有一位哲學家說過『個體的死亡是群體發展的必要條件』『人如果都不死，人類就不能進化』。多麼殘酷的進化論！但是我只有服從自然規律。』想想韋達平靜溫和如周老尚且如此，我應該更加釋然了？最普通的自然規律，最科普的進化論，事先卻不能領悟，親人的亡故，才能真正學懂。剛好又看到電視中對周國平的採訪，主持人最後問對死亡的看法，痛失愛女妞妞又得到愛女啾啾的周國平說：對於死亡，我一直沒有想明白。是啊，哲學家也有這樣的困惑，我不必再為自己的恐懼痛苦羞愧，不要太苛責自己。

我從此會倍加珍惜生命中的每一次目送，無論是朝霞還是夕陽，都是生命的過程，值得讚美；無論是相聚還是離別，都是生命的饋贈，值得感恩。而在無數次的目送之間，更有數不清的歡樂時光，正是這些快樂時光，使目送格外情深。願這快樂的燭光溫暖我們的心，陪伴生命的旅程。

陋室情思

□江志偉

來到安徽省歷史文化名城和縣，友人們便都直奔烏江邊去憑吊霸王別姬的祠堂去了，惟有我沿着陋室街，一路默誦著「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的名篇，走進陋室街二十三號的大門，然後踏着山路過履仙橋穿仙人洞登鳳台仙山繞淺龍池，在一片寂靜中來到陋室門前，這才發現雖然院牆上嵌入了「省重點保護文物」和「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兩塊石碑，卻依然門可羅雀。

門楣上的青石題匾「陋室」二字是當代著名詩人臧克家所書，仰視之際只覺胸中有詩情湧動——為眼前這時隔一千一百多年的兩位大詩人間的詩心共鳴而感動。跨入院門，有巨型屏風牆聳立，斗大的美術字是關於陋室主人劉禹錫的評論的：「政權賢良，學通經史，頓革頑白，卓哉刺刀」，氣勢不能說不大，只是那鑲嵌的邊框用的是時尚的不鏽鋼片，未免太不協調。

但小院子的氣氛卻是宜人的，尤其是那些石階旁的青苔、石子路旁的小草都沒有被清除掉，讓人們立刻陷入「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的陋室氛圍。正面拾級而上可入陋室主室，其左右兩側各豎列偏室三間，院子右側一角則是

四角《陋室銘》碑亭。室、亭雖然翹角飛簷，卻毫無重彩渲染，確實簡陋之至。

主室正中立着劉禹錫的全身塑像，那神態似在吟詩踱步，似在捫卷沉思。我知道這位唐代才子是因了那首「玄都觀桃樹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的詩作之禍而被貶到這和州來當刺史的。為期兩年的刺史生涯卻成爲他享譽古今、名傳文壇的閃光點，其源蓋出於他建了這座陋室名居、寫了這篇《陋室銘》名文、並請他的文友柳公權書成了這塊名碑。主室的布置者是讀懂了《陋室銘》的，雖置有古式書案、靠椅，卻使其恰恰到好處地空着，再現了「無案牘之勞形」的史實；雖任其滿室空蕩，卻神來之筆般安上一隻琴案，讓人感受到「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的清幽。楹聯選用了「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的名句，似乎有悖於當年身處陋室的劉禹錫的心境；然而對於那些敬仰他倔強、不屈「馨德」的後來者來說，倒是可以略略獲得些微慰藉的。我想：倘若只能從《陋室銘》中讀出自慰況味的话，實在是沒有讀懂劉禹錫和他的陋室；只有讀出了「憤怒出詩人」與「何陋之有」的「春」、「帆」神韻，才算走進了劉禹錫的世界。

作為一處向遊人開放的名勝古迹，牆上鏡框裡、地上展櫃中展示的劉禹錫的自傳、生平及著作當然是必不可少的。但這些陳列都沒有喧賓奪主，沒有影響陋室與《陋室銘》石碑的主題效應。那碑一人多高，雖然不是柳公權當年親書的那塊，而是宿州人孟繁青復書，卻也苛守柳體形神畢現力透石膏。面碑而立，只覺陣陣滄桑感撞入懷中，就想：或許劉禹錫應該感謝這段逆境陋室生涯，因為沒有它就沒有這片陋室，就沒有這篇千古不朽的名篇，就沒有超乎前人成絕唱的「何陋之有」的千古佳句。

五個名字

葉·萊因 陳瑛璇譯

我在1935年12月29日生於列寧格勒。媽媽還在產院時就患了乳腺炎，父親抱走了我，媽媽則被送到另一家醫院，以便稍加治療。父親找到奶媽，給我取了名字。出生證填的就是這個名字。

父親給我取名奧斯塔普。爲啥要取這個名字？我不知道。也許，他不過是喜歡這個名字；也許，是爲了紀念伊里夫和彼得洛夫的長篇小說中永不氣餒的主人公。

一個月後，媽媽回家了。我的名字把她嚇了一跳。她說什麼也不想讓兒子叫奧斯塔普。她忿忿然罵了父親一頓，根本不要聽他的解釋。

經過一番奔走和折騰，他們決定給我取一個最動聽的名字。這樣，我就成了葉甫蓋尼。

我是由保姆塔吉雅娜，格利戈里耶夫娜，安東諾娃一手拉扯大的。我成人後，她在我十九歲上過世了。保姆是一個少有的優秀人物，我非常非常感激她。她出身於彼得堡省一個被沒收生產資料和土地的富農家庭，丈夫流放後死於白海運河的建築工地。大兒子似乎因搶劫罪被處極刑，1942年德國人懷疑她的小兒子與游擊隊有聯繫而槍斃了他。以後保姆被遣送到德國，這種種，我都翔實地表現於長詩《塔尼妮保姆》中，這首長詩見於我多種的集子裡。

保姆當然是東正教徒。她在尼古拉·莫爾斯基教堂偷偷給我行洗禮，爲了紀念她特別景仰的神人，爲我取名阿列克賽。

1941年6月22日夜，媽媽把我帶到基斯洛沃茨克。

我的整個童年都爲支氣管炎所苦，基斯洛沃茨克其時被認爲是治療支氣管炎的勝地，火車旅客離開莫斯科之際，正是戰爭打響之時，媽媽決定下火車，留在莫斯科。我似乎曾經寫過，這救了我一命。

我們從莫斯科疏散到烏拉爾。疏散期間我與爺爺奶奶住在一起。1941年秋，十月革命二十三周年，每一位受國家贍養的人發給半斤蜜糖餅。天很冷，風颯颯地吹。烏拉爾的冬天已經來臨。我着涼了，患上哮喘性肺炎。十天裡體溫高達四十度。大夫來了，他說，已無計可施。以後來了棺材匠，把我嚇了一跳。

這時奶奶決定採用最後的辦法。這是猶太人挽救瀕危之人的非常手段。要我不多不少正好九個猶太老人。老人唸完祈禱文後給病人改名字。想法很簡單：死神手持注定要死的人的名單，跟在後面呼喚他的名字。誰也不搭理。她用自己骨瘦如柴的手指戳戳病人，問道：「難道你不是他？」「不是，」人們回答她並喊着病人的新名字。「對不起，我搞錯了。」死神邊說邊退下。這以後病人一定會復元。

這一切在我身上果然應驗了。我給改了個新名字——哈依姆，按古猶太的說法，這意味着生命。死神以後不再來打擾我了。

1953年讀十年級時，我曾寫過一篇小品文。它令我變得很滑稽。

我把小品文拿到列寧格勒晚報，報章的責任秘書貝爾曼讀過它（順便說一句，正是此人，在九年後與兩名克格勃的工作人員寫下關於約瑟夫·布羅茨基的小品文《寄生蟲》）。貝爾曼讀過小品文後莞爾一笑，說，「文章可以刊出。不過你的名字不適合見報，改一個筆名吧。」他說。

「爲啥，我不明白，我的名字滿好的嘛。」

「是不錯，」貝爾曼說。「我的也不賴，但我還是取了梅德韋傑夫作筆名。」

我懂一點德文，媽媽在德語學院教了一輩子這種語言。這就是說，我尋思，貝爾曼在德文裡——是熊；萊因——是清澈。事情很簡單。

我想，爲了取悅貝爾曼，就取個奇斯佳科夫的姓吧。很好，責任秘書高興地說，下星期六幽默版將刊出你的故事。

不知怎的，我忽發奇想，

「我不但想改姓，連名字也一起改掉，可以嗎？」

「可以，」貝爾曼有點驚訝，「這又爲的什麼呢？」

「爲了紀念媽媽，」我說，「我媽名叫瑪麗娜·伊薩科夫娜，我就取名馬利奧·奇斯佳科夫好了。」

「你未免太自作聰明了，」貝爾曼一臉困惑地說。

「不，不，說好了，就叫馬利奧，」我堅持說。

顯然，貝爾曼已經十分討厭我，他說，「好，你走吧。」下星期六故事刊登在報紙上，文章上赫然印上馬利奧·奇斯佳科夫的字樣。

這樣，我就有了五個名字：奧斯塔普，葉甫蓋尼，阿列克賽，哈依姆，馬利奧。

①蘇聯活躍於上世紀三十——四十年代的兩位作家。他們的代表作是《十二把椅子》

②奇斯佳科夫的詞根有「清澈的」之意



年終懷舊惹傷悲

□黃維樑

「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寥落悲前事，支離笑此身。」唐代戴叔倫詩《除夜宿石頭驛》有這幾句，很惹人傷感：一年將盡，離家萬里，不能與家人團聚。在爲一年結賬之際，他一定有很多傷心的事。

清代的名詩人趙翼在二百餘年前的某一年，就極感傷痛，倒不是他離家萬里人未歸，而是遠近的一些親人好友，都「歸」去了。嘉慶二年，即公元1797年，趙翼71歲，畢沅、阿桂、袁枚、王鳴盛、趙廷偉等他的上司、詩友文友；兒子都在這一年去世了。或文或武，死者中有多人顯赫一時。袁枚即風流的才子袁子才、隨園的主人，他和趙翼、蔣士銓合稱當代「三大家」。袁枚與趙翼常常互相唱和，領詩壇風騷。都「歸」了，逝了。連愛子廷偉也在英年被冥王召去，永遠離開白髮的老爸。

根據專家的統計，趙翼這一年寫了150首詩，其中五分之一是輓詩。這位甌北老人悲歎道：「武緯文經將相功，儒林文苑亦宗工；此皆數十年成就，何意淪亡一歲中？」袁枚提倡「性靈」，其說略近西方的浪漫主義，與趙翼的詩觀近似。這位性情詩人眼見親友一一逝去，哭了又哭。在另一首詩中，四個句子就有三個哭字：「老來不復作詩新，偶作詩惟哭故人；哭盡故人無可哭，孑然故影自傷神。」故人都逝去，何其悲傷！

佛家認爲生老病死都是苦，生生死死都無常，我們要以平常心渡過苦海。然而，苦海無涯，說易做難，人生儘多悲苦。孔子的兒子孔鯉、弟子顏淵、子路，都先他而亡，人類白髮悼黑髮之悲，一直瀰漫世間。希臘史詩《伊利亞特》中的老國王，愛子戰死沙場，到敵營乞求領回兒子遺體，是人類文學中至悲至痛的一幕。契訶夫的《不幸》、魯迅的《祝福》都寫喪子之痛，不論是父是母，都悲哀莫名；向人訴說，聽者嫌其嘈喙瑣屑，都煩厭了、冷漠了。

趙翼1797那一年，年份惹我注意。那一年的兩百年後，是1997香港回歸年。不說政治人物，那一年有前輩同事仙逝，那一年家母往生。前輩同事的國學精湛、書法華潤、詩詞渾厚。家母幼勞一生，養育之恩難以盡述。身為後輩、爲人子，除了爲詩爲文悼念，還有什麼更好的追思？而第二年，曠代大學者錢鍾書也溘然長逝。

其實年年都可能有相識的人「歸」去，今年即如此。首爾的許世旭、武漢的黃曼君兩位教授，都只有70多歲便歸道山；台北的龍伯（《文心雕龍》學者中的長者）王更生教授則享壽80多。還有香港的。「此皆數十年成就，何意淪亡一歲中」，怎能不把趙翼的詩句再誦一遍？

戴叔倫的《除夜宿石頭驛》末二句爲「愁顏與衰鬢，明日又逢春。」說的也不錯：夜盡曉至，冬去春來。天地有生機，人間有生氣；至少，應該有生氣。

2010年12月

紫荊花

（外一首）
□楊賈郎

遙遠的年代
某一刻
天崩地裂 巨石壓頂
你倉皇避過
遂有一顆
無名的花籽
浪跡
在這個
無名的小島
榮幸的
是大海和山岡
見證了你
由白變綠變紅的
成熟
卡拉OK
開始為
租來的旋律
伴唱
二三漁火

漸漸匯成
閃爍的
星河

大佛
藍天
佛影
明鏡映虹彩
八面來風
山海共仰望
佛法果然無邊
揮手處
一砵砵
全是
滿滿的
空

